

衍石齋記事彙

衍石齋記事彙卷五

嘉興錢儀吉新培

書魏志劉馥傳

古之教民稼穡者不在土地之廣而務盡其力欲盡其力又必以時休代積其生氣而後發之故趙過述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

本作三耨中今從姚氏去三字

一歲之收

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耨也者界田之溝也蓋今年爲耨明年爲田歲易其處以休地力湯之時天下大旱伊

尹爲區田負水澆稼以救饑汜勝之賈思勰皆嘗述其事而思勰言種禾黍麥大豆荏胡麻諸方法尤備大抵以一畝之地度其長而橫分爲町町又分爲道町廣尺餘道廣亦如之橫鑿町間爲溝廣尺深尺夾溝爲兩行種之勤其灌溉歲收常百斛雖古之斛小僅及今斛三之一然古之百畝亦僅及今四十一畝百六十步以今地計之一畝之收乃得八十餘斛不已豐乎周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鄭氏云萊休其地不耕者晉之強也始作爰田爰之言易也齊風曰無田甫田

惟莠驕驕言力之不盡雖廣無益也孟子曰深耕易耨  
易讀如字易之言爰也蓋三代以上樹藝之道未有不  
出於此者卽趙過代田行於漢武末年史稱是時邊城  
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  
宣帝之世穀賤至石五錢於是始爲常平以權之其足  
穀之效如是魏劉靖都督河北爲戾陵渠竭水溉薊南  
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夫更者代也三更者其用一畝  
三畝之遺意而歲代其處者與薊之故城在今順天府  
大興縣西南今畿輔附近小民惟種麥高粱收亦至薄

論者皆謂其土磽瘠使然也豈知昔人善爲之其穫乃與江南水田無以異乎蓋自漢末大亂人民飢饉興平之初穀一斛五十餘萬錢軍中無糧至卽給於桑椹蒲羸上下危懼講求政本然後東祗韓浩之說興焉諸州皆置田官在所開屯司牧之良又皆治溝洫之利如靖者乃能種稻於薊中而鄧艾在上邽亦行區種之法其後傅休奕上言於晉武乃曰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不足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也其

病正在功不脩耳嗚呼觀休奕之言足以知魏時農政之善後世莫及焉已夫今之田猶古之田也世教日衰人心日偷而天施地生無或息也往在康熙中桂林朱君龍耀宰晉之蒲城蒲居萬山中非雨不穫朱君爲作區田而畝嘗致三十石比年以來畿輔方興脩水利使能經委百川悉行地中因時節宣旱潦有備復取此三更之法變通其意不必盡強以種稻但令田必有溝溝之數必與田均歲必易其處立苗糞治之宜一如方法俾勺水皆有用則倍收可立致閭閻擅蓋藏之富靡稟

有三登之積若文恭邊表所謂潤舍四五百里灌田萬有餘頃者其罔俾專美於前也哉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周公家書並詩跋尾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南昌周公家書及臨終詩一  
首子從公七世族孫戶部主事學光傳錄得之者公爲  
唐王守廣信城破就擒齧指血作此自稱鉛山守土臣  
而以徒死無益爲已恨未署丙戌五月一統志稱公舉  
兵保廣信唐王卽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今觀此  
書自云湖東之命二月廿五日大司馬促我就道二十  
九日辭朝至崇安道梗是公實在閩授官也唐王困於  
鄭氏而何騰蛟時在楚兵尙盛是歲王將道汀州入贛



與騰蛟爲聲援楊廷麟亦自江右疏迎而鄭氏陰令兵  
民數萬脅止王曰如是將失天下望二月至延平不得  
行公益於延平受命而赴信州故北出崇安也大司馬  
或是兵部尙書吳春枝嘗守浦城者王之立也政由鄭  
氏所恃獨漳浦黃公先是乙酉冬已殉於金陵王益孤  
而浙東又奉魯王稱監國詔之不納助之饜而使又見  
殺彈丸黑子間蝟蟻沸羹其勢必不終日公雖受重任  
而城守無兵召募無金帛率流亡老弱激諭苦守公詩  
所謂一死愧無恢復策者夫固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書又言我不跪見笞至百私喜死得其所嗚呼如公者  
殆李明通所謂護膝不護頭者邪公真義烈也哉於時  
同死者兵部員外郎南昌萬公文英湖東道副使進賢  
胡公奇偉同知崑山胡公甲桂郡人兵科給事中胡公  
夢泰貴溪舉人畢公貞士乾隆朝公與萬公及三胡公  
俱

賜謚節愍此書稱湖東道胡琦未知與副使是一人否  
公諱定祊其文左從示諸郡邑志皆作仍誤也其字雲  
翼自號松臞崇禎十六年進士著有小樓記亂後失其

橐今存者錄齋制義數十篇

跋凌忠介公遺詩卷

凌明經少著奉其先世忠介公遺詩手跡見示卷中和  
劉同人六賣詩爲居京師時作清宦處貧至於筆履之  
細鬻以供炊而吟詠自得如此可以知廉隅刻苦中陶  
然有性分之樂乙亥春日詩爲奉使安南還過家暫畱  
有感時事而作有云魂依蒲稗溝邊骨淚濕胭脂馬上  
情閱兵禍也又云官須刻急方稱健人到流亡始疾貧  
行刻急而致流亡著亂本也桑柔之詩曰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末季之風千古同慨又云

見說趨朝誠孔棘忍云藏野已粗安悲時事之艱難權  
一身之進退爾無正曰維曰於仕孔棘且殆十月之交  
曰我不敢倣我友自逸蓋自是公還京師竭股肱之力  
終以一死報國其志已早決於此嗚呼是可以告萬世  
之爲人臣者明史謂公將死取平生所閱書籍盡焚之  
曰無使賊手污也以是翰墨流傳世不多見儀吉五世  
從祖侍御府君乙丙之間自閩越敗歸蹈首陽之節亦  
云豹死畱皮人死畱名吾甚薄其語平生著述文字前  
三日盡焚之矣其事與公適相符合蓋忠孝之性通乎

神明浩然與天地爲一其視百世之名太虛浮雲耳於  
文字乎何有而後之人愾慕前賢流連手澤則有油然  
不能自己者明經自其弱歲得此數紙故籍中卽知寶  
愛壯游數十年南北涉歷數萬里奉以周旋不忍釋明  
經亦賢矣哉明經又言公之歸骨也

世祖廷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

命爲卜葬嗚呼

聖朝褒卹遺忠之典古未有也又聞公之從叔推官君  
名濛初明季守徐州殉寇難世鮮知者竝記卷尾爲後

人矜式焉

跋范忠貞公集

范忠貞公集清苑劉可書編次以公平時奏疏雜箚及被難後以炭畫壁諸作各自爲卷予觀雜箚中與諸從者一篇當移入畫壁橐中此蓋在獄中與嵇沈二先生謀脫其同難諸人之死而作也山農謂嵇嵇自號抱犢山農九峯謂沈沈雲閒人也云醉白老人世居榕城家有百齡之母者此言閩人林能任可棟也能任被繫時年六十有九節母張氏年九十有三公欲使人爲其母啓救能任其後能任卒免於難蓋公本謀也公又欲救



衣右謂須語義翁親赴山君諸處曉以大義者義翁不知何人山君喻虎狼之屬衣右蓋指王天祐也嵇先生撰同難譜謂祐在獄有欲申救之者祐斥以不義故健兒百餘輩皆遣釋去祐獨桎梏不解然則天祐終不出而死邪當時在閩偕公死難者五十三人然諸傳記能舉其名者公弟承檣嵇畱山永仁沈天成上章王幼譽龍光四人而已又部曲張福建先以公被執時奪救死偽散騎郎麻呢以謀免公於獄事泄磔死舊役王道隆以奉使還至延平聞變自剄死天祐或在五十三人中

一旦循行至其地或告曰此鄉鄙僮請爲之義學何如  
公欣然曰諾休於僧寺見巨榆官物也伐之以爲梁遂  
立學延師課童子其中別冊使手實所課於下曰書程  
簿爲期使之來自廢其課及期村之童子八歲以上十  
六以下亡慮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到縣解  
聯縣入公閣皆出書程簿案所課書次第奉公閣誦皆  
不誤更勞之紙若筆而責其惰者逾旬日復來逾年村  
之子弟多識字扈扈然其長者曰馴遜早納租稅恥爭  
訟公又買田歲取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及公去臨

穎師皆率其弟子長幼雍容坐牛車皆來送公眷眷然其效於民者如此人之令不行於境內而公能築隄於境外人之教士不能止其身過而公乃化行於其鄉無他誠與不誠而已矣將以條教興作市吾名或未嘗精求其利害而雜投之取適時會而已民何以信而政何以成若人者不爲之則弛爲之則擾爲之而省其成則愈擾觀於其家雖子弟亦頑不可使蓋得其道則國人如子弟失其道則子弟且爲國人嗚呼此爲治之所以必誠已也夫

書張楊園先生傳後

右傳爲故副都御史翠庭雷公所撰者乾隆十八年雷公督學吾浙二十一年以請養歸於閩先文端公贈之詩有云導旌旆出桐於何所將幾東書其清節可思也而尤以表章正學爲己任嘗訪鼇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碣楊園張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清恪之撫閩也創鼇峰書院以正學訓士於時蔡文勤主講席雷公實肄業而有得焉故此篇於先生學術之醇獨能親切言

之如此篇中稱何商隱者儀吉之族高祖紫雲翁也我  
錢本何氏明初育於錢而易焉至翁而復九世之姓爲  
何也始先生聞翁之賢嘗潛訪焉一宿大樹下去其後  
乃訂交也順治十六年五世族祖厚庵翁請先生教其  
子館於予家澈浦山樓及厚庵翁病革又請先生以十  
年終教其子先生以五年諾後以紫雲翁之相友也旣  
卒約復往來予家數年此先生晚年蹤跡傳中未及詳  
故附著之平湖屈君芥舟方重鋟先生遺書予以雷公  
此篇介徐編修惺庵寄芥舟俾刻於卷首又於紫雲翁

遺橐中得初學備忘引一首并錄寄之或附於本書其  
亦先生之所許也夫道光二年春正月

正誼叢書編目書後

儀封張清恪公仕康熙閒以正學爲時柱石所在有惠政暇乃輯錄先賢語錄文字而梓行之噶禮誣劾公多端值史獄數起并及刻書事陽云不知所刻何書

聖祖方崇正學以率先天下又稔知公賢置不問事久乃得白公所刻書不審都爲若干種近有輯叢書目錄者自百川學海以下頗具獨不及此蓋樸學人弗好而傳者少也先學士公督學閩中以通經實踐訓多士求得是書及西山先生大全集李文貞遺書以歸謹藏於

家嘗戒儀吉曰金玉玩好汝父本不有有亦勿之愛書數千卷吾節廉俸以買亦未嘗取非其有是吾之布帛菽粟也子孫受之其無饑寒乎儀吉奉以周旋十數年來又稍有增益蓋清恪總集諸書非一時所刻也而其全目迄不可得見今次第其所有者始於二程文集終於道南源委凡若干部二百數十卷釐爲八集清恪之堂曰正誼遂以題其書此外恐更有遺籍後當博求之



跋陸太常遺言冊

右爲吾鄉故太常少卿傲巖陸公之遺言而太常之子  
根堂編修手錄以訓其後人者也太常諱紹琦康熙四  
十八年進士以檢討累遷列於九卿嘗任廣西學政桂  
林至今有祠堂享嘗不替予嘗於謝氏梅莊雜箸中得  
其祭陸太常之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餽口  
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  
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鞏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  
老敎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又

曰吾粵督學前乎先生者陸平湖祚蕃以明著耳靳尉氏讓以公著耳後乎先生者視諸生如寇讐矣招游客冒士著矣前無偶也後無繼也又曰吾粵有先生猶蜀有文翁潮有韓公也異時祀瞽宗稱樂祖與文韓鼎足是先生長不死也謝先生仕雍正乾隆閒清直之聲聞天下其衡量人物不可一世獨傾服太常如此此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閒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嗚呼何言之篤實而深切也

昔漢太尉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宋倪文節思  
之教人則曰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思慮皆與太常  
之言相類予竊謂人之妄有出入語言思慮者皆必有  
妄爲之事而臨財不苟取者其奢欲必淺太常後二語  
蓋已賅舉楊倪兩家之義而取友之損益其繫於立身  
之成敗尤重太常首列不妄交意深哉予識太常元孫  
咸高於廣州逆旅中文采猶存且處困而不溇一日以  
此冊屬爲題識而梅莊之書晚出咸高猶未見因掇而  
箸之竝敬釋三不妄之言窺尋遺意以質咸高未知有

當否時則道光十有五年孟陬之月

跋性理提綱

先太常公嘗從甘泉湛先生學躬行實踐一以自得爲本敬義之風施於後嗣蓋莫不興起而元孫介亭先生諱采字亮臣庠生以行誼重於鄉嘗爲鄉飲賓生平誦濂洛關閩書未嘗一日離顏其室曰清心書桃符曰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知此心師事族兄商隱先生析義益精粹然得薛胡正學之旨此性理提綱八卷去取精審詮解簡當作於康熙之初甫成而有

詔試士用性理出題一時士子皆知正學歸趣所在先

生之書頗行於鄉里間矣今雖風流稍沫而我錢之後  
人讀先生遺書因以求太常之學而修德以念其祖是  
編之存庶幾服膺無失也夫

跋壺天玉露

儀吉六世祖紫芝府君舉萬曆戊午鄉試嘗上公車覩時事方棘遂絕意仕進杜門著書其成者十餘種惟藥圃種花錄別行餘皆名壺天玉露今存者惟壺天玉露廉鑑四卷壺天玉露清士一卷而已廉鑑以萬曆閒喬氏懋敬所輯者爲本而刪益潤色之自序所云讀之手不忍舍者蓋卽喬氏書也清士集古隱逸之士人系一詩府君有西乘庵橐二卷嘉定侯忠節公爲序者久而不存嘗求之於明詩綜橋李詩系中僅數首而於此獨

得七言絕句五十六首儀吉既喜且感合并校寫裒然  
成卷矣是書始輯於萬曆庚申成於天啓乙丑尋付削  
刷康熙辛酉板缺壞一庵先生振鷺重修之今又缺壞  
傳本日尠族兄衛伯爲求得之以畀儀吉時則嘉慶丙  
寅仲冬廿有三日也



跋咏紅集

先文端公之從祖侗庵先生諱潤徵字芳仲崇禎己卯  
舉人其後築蒿園以課子遯跡不出博洽經史毅然重  
廉節天啓辛酉浙西大祲以諸生陳救荒六策於當事  
者悉施行初嗣伯父世珪後歸宗服制不降識者以爲  
過厚具詳陳氏莢錢侗庵傳中生平著述甚富儀吉攷  
浙江通志有咏紅集知爲先生書窮搜數年乃得之凡  
二十九冊猶是當時寫本集凡五十卷分類采輯事文  
卷或百葉各條下本所出者十之六七間有數條如職

官部論當時官制之類蓋自爲議論如此惜自卷一至十六卷三十七至四十卷四十八卷五十九凡二十二卷全佚今之存者唯二十八卷而已所徵引古籍如東觀漢記傅子有出於永樂大典本之外者路振九國志亦有數條爲餘姚邵氏本所無洵乎藝林之祕笈也末一冊輯子史中奧文駢字以韻爲次儀吉第爲五卷題曰韻檢錄於藝文略中嗚呼先生去今纔百數十年耳裔孫爲府縣學生者尙不乏人遺書散佚鮮能舉其名者爰記其崖略以敬告我族之人

紫雲先生遺藁跋

本朝理學之正皆知以當湖爲宗師而桐鄉楊園張先生明體達用實爲當湖前茅當湖生稍後猶及見之於所箸衛濱日鈔中推挹甚至儀吉五世族祖厚庵翁嘗請張先生教其子讀書館於吾家澈浦山樓十餘年而紫雲先生爲厚庵翁兄子少誦洛閩書篤志踐履旣得見張先生目爲畏友於是庸言庸行交相惕勉窮理盡性推勘真實同志落落若巢先生端明凌先生淪安許先生大辛亦不過三數人爾當是時梨洲二曲南北壇

坊方盛而諸先生皆閭修歆然銷匿如不及追先後謝  
世楊園遺書猶賴先生訂定以傳祝氏朱氏皆嘗槧版  
後賢觀感矜式久且益大彰於時而紫雲之沒後嗣乏  
祀遺書零落百無一存雖君子自得之學誠不以是爲  
輕重而後來之責不敢諉也每念愾息不能自己同里  
丁君子復好學士也偶於其友吳某書齋得紫雲先生  
遺藁一冊亟以端溪硯一明搨本多寶塔碑一易而得  
之以示儀吉多尺牘雜論之文附詩十餘首乃錄副一  
通第爲六卷續於族人處得尺牘二十餘首別寫於後

又爲一卷總凡七卷時置案頭正襟誦若嚴師之在  
前儀吉雖無似庶幾自訟而知所做乎蓋自我先人及  
夫族之尊賢皆嘗求先生遺文而弗獲見也及儀吉之  
身賴良友大德竟得傳寫是本其於先生著述不啻鄧  
林之一枝然循而求之其根柢所在亦大略可見先生  
嘗復九世之姓爲何氏諱汝霖字商隱一字雲耜事蹟  
詳海鹽圖經及楊園言行見聞錄厚庵翁諱福徵見聞  
錄中亦及其內行之美稱述弗置云

大父秋涇集書後

嗚呼昔吾大父安慶公之卒於毀也吾父年甫十二詩  
文雜草稿悉弄世父漆林先生所乾隆乙巳寓京師揚  
州會館潛焉吾父涕泣慕思日月訪求得手稿若干紙  
儀吉於親故家亦閒有獲者去其複重得詩四十六首  
又新鄉路駝灣寺一首得之寺中寄懷黃簡齋司訓一  
首得之寄司訓札尾歲朝圖一首得之同郡朱脩撰所  
贈文端公手書卷後又於從父少宗伯公澈上讀書圖  
中得分韻一首合之和范石湖田園雜興十絕句嘗拊

刻於文端公集中者大凡六十首稍第其先後爲一卷  
公平日論詩語不可得聞而手稿中往往有從兄檢討  
世錫評註檢討少宗伯公子也於公爲孫行而齒後公  
財六歲嘗以詩呈公有云蕤齋先生百無事講求詩律  
閒居時又云疎疎落落見風格洗盡脂粉畱真色酒醞  
要本泉味甘弓良先辨木紋直此於公自得之旨蓋可  
想見云然公自謂仕宦久不得專力爲詩嘗誦言曰我  
子孫有能爲詩娛我者賢於祿養矣漆林先生幼嗜詩  
授經後卽教之詩其後世父良齋先生以遺稿當輯次

者任之漆林先生從先志也而一旦乃盡於祝融之虐  
悲夫集故未有名公於丁亥卜居郡城北郭秋涇橋茲  
所得詩多戊子己丑二年作時在郡城居故謹題曰秋  
涇集云在官政績略見於諸家傳記之文今附錄於集  
後而遺事之得聞者並書之於左俾後之讀公詩者有  
考焉

公任沐陽事跡海州志良吏傳略述之云建厚邱書院  
立節孝祠開柴米河云云厚邱書院今易名懷文柴米  
河者邑故爲沂沐二水經行每暴雨或山泉奔注田廬



輒沒西門尤當其衝城爲之圯公考故道悉疏浚之復引沐東行開渠百餘里以利舟楫民便之呼曰柴米河清江楊勤慤贈公詩曰沐水西傾勢汜淫青伊湖畔歲常禱講求到海疏通路尙繫郎官夙夜心卽其事也

沐陽之興隆寒山二鎮地卑數瀦水逋賦積鉅萬無以償公請減其額漕糧例於宿遷完納水道迂阻車運費不貲請民折官辦時督部尹文端夙信重公皆得施行公在沐陽會國慶蠲本年賦而民已有輸納者故事流抵次年賦公太息曰業戶無常官吏亦無常不如還

之悉召集縣廨一一親授旬日乃竟發源訓導山陽李君崇健說又部檄徵梨木爲書籍雕板公以縣故不產梨申覆民詣縣言願市於境上官但予直吾儕亦無所累公曰去若曹焉識此邪省檄復督辦公執如前事遂已亦李君說

興化故多盜又豪猾造訟魚肉細民蔓引多端前政憚不能詰者二百餘案公始至歎曰吾豈欲以武健鉤距爲能哉顧當因俗以濟耳悉窮治置諸法乃嚴立賞罰格捕盜獲其渠徒黨解散督部高公撫部明公廉知公

能請調繁丹徒部以格於例議駁

特旨如所請行

宰新鄉請永蠲碾地稅撫部何恭惠入告部議中格公  
又陳民疾苦以去就固爭撫部再上疏

中旨俞其請邑人德公祠祀至今嘉慶戊午後政牛君  
步奎重脩公祠祀謂蠲賦地千餘頃儀吉問其邑人云  
所蠲乃趙村李村寺上村長興舖賈屯兒田莊兒焦莊

梁人旺劉人旺楊人旺諸處大較四百餘頃云

先考學士公嘗

記新鄉建祠人姓名今並錄之貢生張克興字秀翼庠  
生魏奠黎字安民魏青黎字仁民李若槐字茂伯趙丙

南字文暉童生張周冕字元華魏天爵魏天祿魏天申  
魏天福陳守仁民人張大鯨字來川陳三畏陳六言張  
周官賈進財張  
良禮陳三德

公持兪太夫人服闋謁選道中念疏屬某屢空母又老  
病爲寄錢取息供常日醫膳不幸則盡取以庇喪公沒  
後四十五年儀吉於族兄春霆澍處見遺札乃知之

公故居在郡城北門外秋涇橋初治屋方築東牆鄰人  
謂侵其界公遽令圻者稍右翼日鄰人又言之公更令  
右至今東牆前豐後狹公書室自題曰靜讀取先儒半  
日靜坐半日讀書語也自爲楹帖云靜坐觀心無障礙

讀書窮理得根源庭之東隅築號舍四間我父行課文  
其間今儀吉不能守先業屋已他屬謹述此以告我後  
之人無忘公志

嘉慶庚辰春儀吉居京師有王雲錦者通謁頓首陳謝  
詢之知爲新鄉人上年舉鄉試者具言吾村祖父行相  
與語若當時地稅不得免身家且不保安有讀書求科  
舉者耶今日雲錦忝與鄉貢皆先父臺至恩也後數年  
又有李秀才興祖寄惠新鄉棗致書詞意勤懇先人遺  
愛在民如此亦可見此邦風俗之厚

公生日爲十二月十三日儀吉失怙後檢遺篋得從兄  
裴山楷壬戌春寄先考書云自桂林使還正月十三日  
過新鄉瞻拜公祠堂是日邑人以公誕辰於趙村演劇  
云云竊疑爲邑人記憶之誤迨己巳三月謁祠下李王  
諸秀才及老舍人劉佩述先考嘗止其演劇邑人不可  
先考曰歲暮解暇必不獲已或正月何如是後乃改於  
正月

雍正丁未曾大父文端公方官編脩公生於京師辛亥  
遭生母沈太恭人喪乾隆壬戌隨叔父曉村先生

諱界以保

舉任知縣歷官至湖北施南府同知

廬陵官署乙丑冬還京邸舉丁卯科

順天鄉試自後三試禮闈丁丑以族姪少宗伯載分校迴避是歲就挑知縣赴江南河工戊寅九月署高淳知縣己卯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十二月署江寧知縣庚辰七月補沭陽知縣丙戌五月以迴避調興化七月調丹徒九月丁俞太夫人憂奔歸旋以交代復至丹徒丁亥四月歸里己丑四月謁選寓鐵老鶴廟庚寅歸里辛卯春復謁選五月選四川珙縣知縣引

見蒙

高宗垂詢家世以文端公年老不令入蜀調河南新鄉  
壬辰十二月部選安慶府江防同知癸巳二月入都引  
見七月歸省文端公於里第九月赴安慶十二月解書  
籍入都甲午正月文端公薨公奉諱奔歸七月六日卒  
其後五十四年道光八年孟夏之月孫男儀吉謹記於  
京師北城日南坊寓舍



世父戶部府君年譜跋

嗚呼此我世父農部公自次之年譜儀吉今日得讀之於京師則距公沒上年十一月八日已七十日也悲夫公之爲此在十四年而儀吉以是年正月十八日辭公來京師今三閱歲耳而竟長不得奉公顏色而獨得此爲遺言之僅聞者而又何忍讀也嗚呼公之文簡絮其行跡略備而所以守之數十年者公之心不欲以自言也雖然儀吉嘗聞之公之事我大父母也動止不欲離或訶責去少選卽在側凡大父母之飲食衣服必先視

戒其左右時其喜怒每秋七月忌日前後時見公獨居  
淚洒然下祭祀上食兩手奉尊俎趨而進色愉若孺子  
其施於家者皆曰吾祖父之所欲爲也有不爲者則亦  
曰我先人之所不爲也而爲之乎嗚呼此可以見公之  
心也夫公嘗教儀吉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於兄弟無  
弗愛以祖之心爲心則於宗族無弗愛而公愛儀吉甚  
深幼時攜抱煦嫗疾痛嘗先知及長而娶婦而孤其視  
之也如幼時疾痛嘗先知嗚呼蓋所望於儀吉者其心  
無窮也而儀吉聞公喪欲奔歸不果其中之薄乃得爲

人事牽阻於公之所以教愛者負矣審矣不可以言矣  
而又何跋乎是譜也痛哉痛哉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  
日

奉文端公手札遺兄子寶甫書後

右札爲我會大父文端公里居日寄我從父少宗伯公  
京師者時在乾隆壬辰春夏閒札中稱慈伯之兒神氣  
豐下必有後於吾宗者謂從兄檢討之子子壽也子壽  
生上年辛卯九月時纔十數旬耳迨長而力學砥行仕  
舉其職人皆曰能繼我錢之先澤也而文端公固已許  
之於強葆之日者如此札舊藏桐鄉汪魯石翁所儀吉  
請得之以寄子壽子壽其益密念先澤勤省而篤行宅  
心其仁乎立政其慎乎豐我後人尙引延哉時爲道光

紀元季春之月子壽年五十一上距文端公寄札之日  
五十年

跋訓弟遺言

本書錄前

予少性愚魯未知學問敦厚樸實出於自然年十七未能通貫諸經而流俗好尙巧析文字勉強從之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歲次乙卯入京從學語人皆不省惟從弟達吉曰與兄同志願各勉爲母自暴棄居二年或談世務或論古人皆反究身心不爲浮說丁巳五月予出都以弟輕躁下急性成習慣用深切言之始知悔勉未必無小補云

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

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已 主敬則精神收斂保壽命之  
要言也非特進學而已 平居無事正襟危坐思過自  
新自然氣質變化 心以靜爲本則自清自明 七情  
應物隨事過去切勿久留

右存心五則

古人論事講道斷不可作文字觀論事須知當世時勢  
講道必思吾學能否 胸中一部全史不可少史學爲  
先經學貫之方不爲世俗庸儒 讀書最忌迂腐迂腐  
終身無用切戒放蕩放蕩一事無成 文章如諸葛武

侯出師表類一字一句打人心坎中自然情淚俱至馬  
伏波戒兒子書等一言一語尋出理路來自自然危悚異  
常志欲大而心欲細志弗大不足以有爲心弗細不  
能以積久聰明穎利固是讀書美質如自以爲是清  
虛傲誕害不勝言以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更  
有淫蕩不羈自號風流所謂託儒爲姦者也此等讀書  
不如不讀

右讀書七則

心正則耳之所好目之所好口之所好手足所好一歸



於正而身可保矣。心不正則所好皆非而身不能保矣。  
當於未病時調護疾至而醫多損少益。飲食要節。  
言語要寡。功課須勤。三者要道也。精神要用之處盡  
力則奮不宜用。處保愛則全。

右保身四則

端厚持重。做去皆是。輕佻短略。行去皆非。朋友所以  
輔我。列於五倫。故擇交最要。見人無論長幼輩。須存  
敬畏之心。則匪類是遠。凡人百病可治。至於無情。則  
心腸俱壞。難以望救。雖有法言異語。不能動聽。吾末如

之何矣。藹然可親之中，須有肅然難犯氣象，方不愧正人君子。人不可無氣節，一無氣節便一事做不得。右爲人六則。

從兄學源爲世父大興府君長子，乾隆六十年從學來京師，居世父戶部府君所。自辛亥歲儀吉見兄郡城，至是更相見也。兄愛儀吉甚，相過或通書，無虛日。嘉慶二年歸省，大興府君於吳橋縣解感喉疾，誤服地黃，卒年甫十九。兄之將行也，出此篇授儀吉，且謂之曰：吾儕少年暫離，當卽相見，惟此數紙願弟日省之，念之。他日繼

見願弟毋仍舊習也則幸甚嗚呼孰知吾兄及弟之終  
不得繼見也邪兄克已至嚴言動小有過輒自訟發憤  
若不能容其與人和而毅其讀先儒書切己體察咀味  
不釋讀論語往往抑揚慨歎塾師訶止之而兄乃悵然  
自失也閒覽史書貫數強記不多而務精熟嘗默寫光  
武本紀黨錮傳不悞一字夜誦出師表累欷涕泣同學  
者笑之於杜詩悉能倍文蓋自十歲後大興府君令每  
夕讀一篇久而卒業也一日集句題畫馬有云側身注  
目長風生指點虛無是征路戶部府君賞其有寄託蓋

亦詩譏云兄諱友泗自號四水子曰吾將津逮濂洛以  
遡乎洙泗爲四水子傳以見志嘗注握奇經未就遺詩  
數首今錄入家集中兄之畱京師也大興府君瘍生於  
背兄聞欲馳歸而戶部府君止之瘍尋愈會大興府君  
來京師暑夕禮衣瘢未滅兄遙見淚雨墮遽自隱而長  
者覺之相與太息謂兄至性過人而幸吾宗之有孝子  
也兄之沒也我學士府君哀之甚見此篇益痛惜曰吾  
不意若之能及此也是吾族之已衰衰且不可振也而  
令若死也爲之撰家傳并此篇鋟板於京師又屬從兄

裴山別書一通將鐫石未果此兄之手蹟一卷命儀吉  
謹藏毋毀損二十餘年矣蒙昏負父兄之教歲月逾邁  
習日痼罪日積每一展卷悲來填膺而幾不忍讀也而  
兄之言行一二記憶所及且懼久而失之也爰次第大  
都書於其左以備省覽云達吉予舊名兄沒後二年避  
從叔名易以儀也

跋忠義堂顏帖

忠義堂者顏魯公祠堂名此帖爲嘉定丁丑東平鞏嶧所刻凡表一記三序二碑銘一詩二書帖二十八書馬伏波語一批答一告身七第爲八卷卷首俱有北海孫氏印送劉太冲序後有退谷跋數行述墨本源流頗具予家藏此四世近百年矣昔宋之中葉吳興沈氏集魯公遺文爲十二卷其後東嘉守清源畱元剛復爲補遺然如此本鹿脯後帖與盧倉曹二帖一行帖南來帖草篆帖江外帖又皆畱氏所未及采是不徒宋搨可寶又

有以補公集之闕洵希世之珍也公於永泰四年二月以論事忤元載貶硤州司馬舊唐書作陝州者傳刻之誤集中與李太保帖亦誤作陝而此帖正作硤與公所撰御書碑陰記合又集中訊後帖云如公之才豈久在江左乎一本才作儁今驗此帖實少一字蓋寫時偶脫後人以意補之殊失其真又若清遠道士詩云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意謂挽舟吟詠正與下句相關而集作吟眺許彥周詩話引此詩亦作吟眺則傳誤已久送辛子序云及滁州之美景未至方歡蓋用相如未至語而集作未至與夫人

帖中間說卯卯者蓋人名而集作郎郎皆當以此帖爲  
正鞏嶸嘗守邵陽郡見輿地紀勝荆湖南路下養疴無  
事校勘一過敬記冊尾



跋龔子敬自書詩真蹟

元龔提舉子敬先生爲郭髯祐之自書宣城詩一卷康熙中願俠君嘗取以補存悔齋集之闕竝欸識錄焉知此卷舊爲秀野堂中物卷內有樵李李氏鶴夢軒及醉鷗諸印吾鄉李醉鷗肇亨箸清異續錄底橐弄予晉硯齋蓋太僕竹嬾之後文采世其家宜有此者今又爲野雲山人所寶屢易主而皆賢嗟乎龔生猶爲幸已免圖溫日觀蒲萄二篇俠君不錄予謂蒲萄前一語絕奇墨雲過兩月正黑手摘虛空了無迹殆子敬自狀其書耶

跋屠赤水先生手書園居雜詠冊

昔屠赤水先生銘我七世祖淵甫府君之墓曰山民論  
交海內幾徧進而握手人人管鮑退而掉臂或路人山  
民管鮑卽管鮑之路人卽路人之夷然不屑也亦有從  
稠眾一揖或都未識面而號于人曰莫逆人問山民若  
與某莫逆耶應曰然不自明也及含沙事起曩時一揖  
者爭言止一揖未識面者爭言未識面而所稱管鮑者  
亦往往化爲路人去獨鹽官錢淵甫交情歲寒哉又曰  
淵甫生平交游如林最稱椒蘭者陸太宰與繩沈山人

嘉則及不佞三人而已蓋我府君從弟次卿翁諱應晉  
後知蓬州事者與先生同舉鄉試然先生宰青浦時猶  
未識府君後乃訂交於杭州過府君所居秦溪贈詩有  
云直挾天孫坐星漢自吹龍笛在瀟湘又云歲寒青松  
君與我其交誼之篤如是府君嘗自營生壙于縣之西  
南永安湖荆山之上游觀相羊先捐館而居之者二十  
有四年先生至相與行水看雲觴詠其中其地內湖外  
海據吾郡之勝先生多有吟咏其後府君幼子我六世  
祖西乘府君廬墓山中撰荆山外史先生重湖孟瀑鳳

山鷹窠諸作多列卷中是以先生之詩儀吉幼時輒能  
誦之今先生之裔同生孝廉以先生手書娑羅園雜詠  
五十首見示其詩其書如龍游鷓鴣軒軒霞外環復數  
過恍然若接警欵于三百年之上侍先生登吾家湖天  
海月之樓親見中酒高歌揮霍日月也嗟乎交道不可  
久則其家從之近世之交朝盈夕虛市道日變殆若梗  
偶之適值兩相得兩相失已而兩俱無有公叔孝標雖  
欲論之而亦不及也而予與同生幸得奉此冊比肩共  
讀追溯先人在前明中葉出處心跡兩家篇籍俱有可

微豈非君子之交文章道義之氣所留遺至深遠哉此則願與同生夙夜交勉敬承勿替者屬書冊末不獨以挂名簡端爲幸若先生聲名自足千古與夫禪學之出入時議之屈伸陸心蘭顧緘石兩前輩已略言之茲不更及云

跋龔蘅圃先生評花圖

昔唐子方以燈籠錦事劾文潞公後世歸其直康熙間  
蘅圃先生劾熊孝感弟黷貨並糾孝感論者以比子方  
然子方事宋仁宗雖嘗寫貌禁中遣使護行不免春州  
之謫先生則居臺十餘年劾靖逆侯之子張雲翮劾滇  
黔督部趙公良棟一無所撓折且屢拜

御書之賜旌其敢言遭遇之隆固非子方所敢望已先  
生鐵心石腸如此而是圖倚檐評花若與老圃相爾汝  
又何蕭然閒適也蓋剛介之氣未有不生於淡定者子

方之謫也舟覆於淮賦詩云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此足以觀先生襟期矣先生後嗣居海鹽笏山同年母  
氏先生孫女也故圖藏吾氏別有西湖雨泛圖歸小琅  
嬛館中笏山屬詩不能成謹記數語於末

後讀范文正公集覆舟一詩又爲文正作未知孰是  
附識之

跋沈同齋山水卷

右沈同齋山水一卷先從父少宗伯公所藏嘗箸跋未  
寫公會孫本之孝廉攜來京師屬補錄卷尾循讀數過  
覺沈氏父子兄弟高雅篤厚之風恬愉壽豈之境遠若  
羲皇以上人而近又若在几席閒因竊念我從父癖嗜  
佳山水使節行天下大半攬轡浩歌盧牟造化得稱其  
志意迫致老而歸歸而貧時且賣畫自給卽欲栽榆柳  
兩三行棲遲娛晚亦力無以爲而吾郡百里無山城中  
號爲河者淺不掩鯉脊今本之家翁雖曰優游井社亦



惟局縮老屋中黜生遣日而已安得沈氏之西莊同齋  
之有竹居以供眺覽者然如卷中之小樓數閒積書連  
屋老人長日執一編高臥嬰穉娛怡嫗捉箸以哺婦扶  
手以行長幼和樂蕭然無外慕此境固習爲之而不厭  
斯固平生簡靜之效先人忠厚之貽也更時時取此卷  
展讀之俯仰山水尙友古人豈不益陶然以樂本之今  
年四十有二與同齋作畫時石田之年正同仕隱之跡  
各因其遇而肫然天性之愛以安吾親意又未嘗不同  
也方且妣妣媿媿吹埴奏箎孝養父母悠躋耄期而祖

澤所畱勿替引之者必也吾於是圖乎微之矣

跋方蘭坻墨筍卷

此卷爲璞齋孫兄所藏予賦詩後四日璞齋枉過始相識也璞齋謂予桐鄉東門外二里許茅蓬庵四面皆竹覓徑得門詩僧德輝居其中是歲竹萌纔冒土德公手劬以貽方處士處士時館金比部鄂巖華及堂適鮑翁淥飲載書來亦在坐處士忻然拜嘉遂要和上共飯飯罷隨意畫之詩之而鮑翁和之得閒居士翁自號也嗟乎吾鄉二三月柳絲杏萼土步魚肥水村煙隴閒何處無竹何竹不筍乃今聞璞兄言一若茅蓬獨有之使我

神往不能已已豈非世外逸致足醒塵俗奚獨于畝貯  
胸之想已哉此卷四十年矣處士眞筆今日日尠得閒  
亦風流歇絕卽華及之圖書彝鼎皆已烟雲四散惟詩  
畫中一點天機常與造物者游歷劫不壞耳璞兄又言  
錢夢廬有處士花卉卷長四丈許夢廬稍空頗斥賣他  
畫獨守此不輕示人予謂天成偶得闊狹平等此數尺  
紙卽作四丈觀其可璞齋寶諸四月二十四日定廬書

跋董用晦楹帖

董君元鏡名用晦字農陽老人其自號漢軍人乾隆末  
爲戶部員外郎年幾七十矣貌黑瘠目近視而篤嗜書  
終歲尋誦累置數百冊几榻間卷悉黯敝同曹方議得  
失遽驅車告歸曰吾憶某故實歸檢書也笑而去與宗  
室奉恩將軍靈昭瓦癡中丞鄂雲布虛谷善中丞亦善  
書瓦癡工山水筆意簡秀同時方茶山孫淵如兩先生  
亦與用晦游有市書者陶市印吳市硯詹雖賈皆長者  
皆七八十歲淵翁爲之作三老傳者也用晦往往在此

三人舍中談笑閱視日暮忘返。一日謂朱鶴年野雲曰  
近見兩小兒興波作浪奈何指謂故相致齋一輩也自  
予愛此八分古逸善價得之而未審其人今晨野雲言  
之遂書之

記事稿卷五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